

中國李白研究

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

吾儿是



2015年集

中國李白研究

中國李白研究会 馬鞍山李白研究所 編

啓元題



2015年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李白研究(2015年集) / 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5

ISBN 978-7-5461-5569-2

I. ①中… II. ①中… ②马… III. ①李白-人物研究-文集 ②李白-唐诗-诗歌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②I207.227.4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3657 号

中国李白研究(2015年集)

中国李白研究会, 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编

ZHONGGUO LI BAI YANJIU (2015 NIANJI)

出品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石松 秦矿玲

装帧设计 石晓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刷 安徽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500 千

印张 18.25

彩插 4 面

书号 ISBN 978-7-5461-5569-2

定价 58.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2827293

《中国李白研究》编校人员名单

主 编：朱易安

执行主编：薛天纬

副 主 编：周霍祁 梁 森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易安 李 浩 张瑞君 周霍祁

查屏球 钱志熙 陶新民 梁 森

曹 明 蓝 旭 詹福瑞 薛天纬

编 校：韦 兰 胡 俊 朱 洁 吕彦舒

图 片：李芳民 朱玉麒 李 敏



1985年安旗先生在采石太白楼参加会议



2015年10月西安会议代表合影



2015年10月学者们在当涂青山祭拜李白



2015年10月学者们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参加学术研讨会

目 录

- 重读安旗先生的《李太白别传》 朱易安(1)
- 安旗教授对李白研究的重大贡献 蒋 志(14)
-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 回忆安旗先生对我的教诲 康怀远(21)
- 安旗先生书学观念阐微 邱 晓(27)
- 试论安旗李白研究的贯通观
- 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为例 张淑华(40)
- 李白江行诗的六朝体格及其得失 李德辉(52)
- 浅议李白诗歌中的自我称谓 崔际银(62)
- 李白王道精神及其雅正文学观探析 欧阳艳华(75)
- 从《古风》五十九首看李白诗歌的“穿越”之“思”
- 陈建森(93)
- 李白诗中自比扬雄事典辨析 经 惠(102)
- 简论李白游仙诗 徐聪文(114)
- 李白歌行的创变特征新探 魏耕原(121)
- 杜甫《赠李白》与李白《戏赠杜甫》同为天宝十二载之作
- 阎 琦(146)
- 试论李白的《姑熟十咏》 吴振华(151)

分歧与会通: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阐释史

- 田恩铭(159)
- 从“削瓜”看《瀑布》诗的创作年代 李娜(168)
- 李白《明堂赋》的史实考征与文理解读 何洁莹(184)
- 李白《赠孟浩然》系年考论 窦鑫(198)
- 李白秦中行吟叙论 杨栩生 沈曙东 朱昌林(209)
- 李白入剡若干事略 李招红(228)
- 李白郎陵学禅考 李振中(235)
- 关于李白移家东鲁的思考 左红(249)
- 佛禅文化对李白的影响 白月(255)
- 民国时期唐诗研究中的比较模式初探
- 任晓勇 范媛媛(262)
- 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 王永波(279)
- 从数量统计看 20 世纪李白诗歌经典地位的变化和特征
- 胡永杰(296)
- 宋代理学视域下的李白及其诗歌 张文利(307)
- 明代李杜比较述评 张寒(320)
- 历代文献李白画像考 沙鸥(333)
- 浅谈“文化恶搞”
- 以李白等人为例说开去 陈尧(356)
- 李白与丝绸之路文化初探 王慧清(363)
- 漫说唐诗“酒中趣”
- 以李白诗为核心 海滨(376)
- 以仙逸之名行终南捷径
- 从李白游仙隐逸诗看盛唐隐逸之风 徐洁(389)
- 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看士文化的现实意义
- 俞晓军(396)

李白隐逸行为的文化透视	霍建波(402)
李白文注释拾遗	杨明(411)
诗仙酒事二题：“玉浮梁”与“醉酒应召”	亢亚浩 步华明(426)
熔铸旧史 传评互见	
——《唐才子传·李白传》之传体批评	王松涛(435)
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真伪辨	西天禾(449)
求仙与幻灭	吴增辉(466)
道统视阈下李白、苏轼的生命历程	张佩(482)
《松花笺》对李白诗歌的翻译与介绍	蒋文燕(497)
李白及其诗歌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受容	商拓(514)
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	
——余恕诚先生的李白研究	王志清(525)
指引李白研究的新方向	
——《李白研究论著目录》评介	孙文杰(538)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胡俊(545)
“李白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吴华峰 周珊(554)
附录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朱易安(560)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李芳民(563)
论李白各体山水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对传统的发展(摘要)	刘青海(567)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摘要)	胡可先(573)

重读安旗先生的《李太白别传》

朱易安

数年前应邀在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栏目,主讲了十集《永远的李白》。准备期间,有机会再一次重读安旗先生的《李太白别传》(2006年西北大学版),受益匪浅。重读安旗先生的《李白别传》,感觉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到她的《李白传》那样,字里行间充满着吸引力。我认为,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在老一辈学者中是非常独特的,她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李白诗文的系年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1]安旗先生具有诗人和考古研究者的多重身份,又有女性学者对事物特有的敏感和理解,她对李白生平事迹的探究和对诗人作品的解读,是理性、感性、艺术性的多重交汇,同时也将李白研究从注重史学研究引向文学和人学的研究。《李太白别传》开创了学术考察和诗人传记相结合的写法,为当代的李白接受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有人用数据分析系统来统计,描述了李白研究状况:“20世纪国内的李白研究成果累计2410项。百年之间,有7个大涨的年份、2个大跌的年头。虽然年度变化起伏不定,但阶段性变化相当明显。1954年以前是低开低走,1955~1977年是高开低走,1978年以后是高开高走,至90年代减量下行。前期的李白研究,成果量不多,作者队伍零散而不成规模。中期的成果量有较大增长,作者队伍也渐次壮大,其中麦朝枢、孙殊青、王运熙、俞平伯、胡国瑞和裴斐诸人比较活跃。后期的李白研究,成果量大幅提升,作者队伍的规模也迅速扩张,郁贤皓、葛景春和安旗是此时成果量最多的三位活跃作者。”^[2]

这项统计是将著作和论文混合统计,也可能有发表或转载后的重复统计。但是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成果项为51项,如此高产,这在前辈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李白在安旗先生的心目中,分量无比重大。

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单篇论文;李白全集编年校注;李白年谱和李白传记。

对重要诗人的诗文集作整理和校注,常常会先做年谱,这几乎是古籍整理研究中的惯例,但不一定会写长篇的传记。而安旗先生则把这三项工作都做了,并且逐一地完成了,这在前辈学者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安旗先生曾把自己25年来的李白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曰:短羽离襪阶段;偕诸君登堂入室阶段;“我以双目奉太白”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其实是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的编撰、出版为标志。此书编撰之前,为第一阶段;编撰并出版此书,为第二阶段;此书出版后,为第三阶段。^[3] 如果从安旗先生发表的成果次序之先后来看,她的第一部李白研究著作《李白纵横探》初版于1981年2

月,1983年5月又出版了增订本。在这本书中,安旗先生对李白的系统研究已初见格局。上编记述李白生平,下编论述李白诗歌思想、艺术诸特征。此书为新时期的李白研究增添了不少新鲜内容和见解,而这些新内容,大多是带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新创见。1982年10月5日她在停刊16年之久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复刊第一期上,以半版篇幅发表了《简论李白和他的诗》,指出李白的一生非“飘逸”二字所能概括,论述了李白的诗歌常用比兴手法反映现实的特征。此后又发表《蜀道难新笺》等文章。同年8月她与薛天纬教授合作编撰的《李白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所系诗文约400题,几乎是李白作品的五分之四。她在《前言》写到:“李白事迹及作品多无确实年月可考。然窃以为诗为心声,李白之诗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而至情之流露又多缘感遇而发。其笔底之波澜,即胸中之块垒;其胸中之块垒,即生活之坎坷;其生活之坎坷,即时代之潮汐。吾人循其声则得其情,循其情则得其实,虽不中,当亦不远。故‘拙谱’在编写过程中,除旁征史传外,着重在作品分析。既从微观以求其奥义,复从宏观以瞰其规律,意欲窥诗人难言之隐,而试抉前人未发之秘,然后知浪漫主义之作,于社会生活固亦如影之随形。”^[4]1983年,《李白诗新笺》出版,1984年,文学传记《李白传》出版。而《李白全集编年校注》的工作则从1980年开始。^[5]

如上所述,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是一个完整的大工程,研究由作品校注、生平事迹和传记三个部分有机组成,而这三个部分始终是交替进行,不断补充、推敲和发展的。她用文本细读的方法,仔细分析和体味诗人的处境和心情,探究每一个可以提出合理阐释的地方,去复原历史的真实,这种所谓“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本真的立场是一个诗人和学者对古代另一个诗人和儒者的理解和对话。所以,在她的眼里,不仅仅是对史实的追踪,而是对诗人及其时代的深层探究:“其笔底之波澜,即胸中之块垒;其胸中之块垒,即生活之坎坷;其生活之坎坷,即时代之潮汐。吾人循其声则得其情,循其情则得其实,虽不中,当亦不远。”^[6]

安旗先生以“虽不中,当亦不远”的自信,勇于对传统的说法做出挑战,而在她以后的工作中(直到《李太白别传》增订出版),则可以见到她不断努力,不断探究其实,力图接近真实的执着追求。此外,从她著作的出版和修订的过程,也可以看到她不断地通过文本细读,吸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地补充并作更细致的探究,力求更加接近李白真实生活的原貌。

笔者认为,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是一个完整的大工程,还有一个理由是,她并不满足于将李白生平事迹的考索和李白诗歌作品整理和研究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而是将李白作为唐代诗人中一个杰出的案例,作为人学研究的重要案例去解剖,她指出,“李白的思想在复杂性中自有他的单纯性,在矛盾性中自有他的统一性。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串始终。这就是封建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要实现伟大的抱负,要建立不朽的功业。一念之贞,终生不渝,欲罢不能,至死方休。在这一点上,他同屈原一样,同杜甫一样,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他们的一生都像是一场热恋,一场苦恋,一场生死恋。这是在为时十年的研究中,李白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也只有理解他这种思想品格,才能理解他的一切。”^[7]正因为李白具有普世的价值,她要全方位地还原这位伟大诗人的一生,这也可能是她的“我以双目奉青莲”收笔于《李太白别传》的重要原因。

二

挑战李白作品系年,根本的动力仍然在于要全方位地还原这位伟大诗人的一生。因此,安旗先生的李白研究中,不放弃任何一处可以追踪的线索,包括那些常常为考据学不屑的传说。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即《戏赠杜甫》这首诗。关于“饭颗山头逢杜甫”,最早见于《唐摭言》,但今本《唐摭言》无。有关它的真伪,在两宋之间已有争议。欧阳修《六一诗话》:“李白《戏杜甫》

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以生’之类是也。”^[8]而洪迈的《容斋随笔》则认为不是李白的作品：“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为耳。”^[9]在《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将此诗系于天宝四载。但安旗先生对王琦注中的“一作长乐坡”这样的线索不断追踪，遂改系为天宝十二载的作品，结果出现了相当有说服力的发现：“当代李白诗文集（全集与选集），皆据王琦本移录此诗如上，或收入正编，或收入附录。所作校勘皆据王本，所出校记自亦略同。如首句‘饭颗山头’校记：《唐摭言》作饭颗坡前，一作长乐坡前。大抵皆如是而已。”她查考到清乾隆丙子（二十一年）雅雨堂本《唐摭言》作“长乐坡前”，此书所据为南宋官刻本。“‘长乐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只为从来学诗苦。’从此本末句观之，更是杜甫自谦口气。”^[10]但安旗先生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尽力查考长乐坡的史料和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果发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韦坚曾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为的是“修复自潼关至京城一段古代漕渠，使潼关内外永丰等仓之米直抵京城。所开之潭为漕运船只停泊之所，亦即漕运之终点。漕运而来数以万石计之租米必当就近入仓。”所以，长乐坡上有粮仓。“则‘饭颗山’者，李白为长乐坡所取之诨名也。”为了证实漕运的存在，她又实地考查遗址，“一言以蔽之，所谓‘饭颗山’者，实即其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太仓之米，千斯仓，万斯箱，炊而为饭，长乐坡‘饭颗山’乎？故知‘饭颗山头逢杜甫’亦即‘长乐坡前逢杜甫’，二而一也。”^[11]在解释了这首诗之后，安旗先生还通过各种蛛丝马迹详细阐述了李白有可能于天宝十二载三次入长安时，与杜甫重逢的可能。

正因为安旗先生不轻易地否定那些被怀疑的史料，她的研究在细致的查考与推敲中进展，所以常常会有重要的发现。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李白去世的传说以及关于采石矶的李白墓。

笔者早年研究李白时,常常会有一种不解,即在唐代诗人中,为什么李白的传说是最多的一个。李白身世的传说在唐代就已十分流行,主要表现在太白星精、谪仙、捉月骑鲸等具有传奇色彩的记载上,已有学者详细考证了这些传说的形成过程,认为是通过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唐人的笔记以及李白诗歌的夸饰诗句将事件和传说联系起来,其中有许多附会的因素^[12],但却产生出一种“集聚效应”,构成了一个“谪仙人”具体而生动的形象。直到清代以前,这些荒诞不经的传说很少受到质疑,而不断地为诗人或评论家津津乐道。即使在崇杜风气甚浓的宋代亦是如此。笔者曾经认为,这是因为除了文本阅读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大众式的接受方式:替代阅读。^[13]但是,在我重读安旗先生的《李太白别传》后,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即这些传说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传说的本身和唐宋时期文人的采信程度也是值得玩味的。

1984年版的《李白传》,采用了“骑鲸捉月”的传说,因为这是文学传记。但在2006年出版的《李太白别传》中,安旗先生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说明采石矶李白墓的存在,包括什么时候才被记述成“衣冠冢”的。

《李太白别传》中,设有“卒葬考异”一节,讨论李白的死因和墓址问题。作者引证了各种资料后提出质疑,强调了李白可能是“非正常死亡”(溺水):“传正,唐宪宗时人,元和年间为宣歙池三州观察使,李白为其父执。建碑时为元和十二年(817),去李白之没已五十余年。关于李白之卒,《碑》云:‘晚岁渡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盘桓利居,竟卒于此。’其碑文长达千有余字,而言及李白之卒者亦寥寥数语,且措辞深曲。‘盘桓利居’,语出《周易·屯封》。屯,难也。其封之‘初九’云:‘盘桓,利居贞’。孔颖达《正义》云:‘盘桓,不进之貌。处屯之初、动则难生,故盘桓也。不可进,唯宜利居处贞正。’此乃隐喻李白暮年处境艰难,动辄得咎,唯有隐居伏处,庶几可保贞正。贞者,吉祥也。正者,正常也。当时之李白,既已隐居青山,伏处田园,即使终其天年,亦可谓

‘贞正’矣。然而碑文在‘盘桓利居’之下，却紧接以‘竟卒于此’。‘竟’，居然，表示出乎意料。则其卒也，未能终其天年，属于非正常死亡。”而“非正常死亡，古者不吊。”“非正常死亡，不但不吊，且讳言之。故刘全白不言其地，范传正出以曲笔，皆为贤者讳也。”^[14]

安旗先生认为，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李白的墓葬有过迁徙，或者两存的可能。不然的话，如何解释采石矶李白墓的存在，以及骑鲸捉月传说的影响如此之大呢？

对于采石矶江边确有李白藁葬之坟。她进一步解释：“首见于白居易《李白墓》：‘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白居易(772—846)，中唐诗人。此诗见于其《白氏长庆集》，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系于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江州司马任上。李子龙《关于李白之死和墓及其后人的几个问题》一文，以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已迁李白墓于青山，居易不可能不知，因疑此诗为白氏少时避乱江南时作，认为系于贞元四年更为稳妥。窃按：白氏自元和十年至十三年贬江州，其间诗作中屡有沦落之感，如《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即其脍炙人口之名句。此诗吊李白亦着重哀其沦落，篇什虽短小，而其感怀深广，非少年人所能有。故仍以朱氏系年近是。^[15]即使白氏已知青山另有正墓，仍以采石藁葬起兴，寄其沦落之感，亦是情理中事。”^[16]

虽然这件事仅凭现有的材料还不能作出定论，却给我们留出了深入探究的空间。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诗人离世不久，许多传说也会被稍后的碑传作者所采纳，如唐会昌年间裴敬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写入李白识郭子仪事等等，传说能有如此大的影响，的确耐人寻味，而细致的求实的科学方法值得尊重和提倡。正如安旗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有一个全局在心中：“每当一诗在手，我们总是首先寻找和考察它的各种联系：它同作者生活经历的联系，它同当时社会背景的联系，它同其他作品的联系，它同文学传统的联系等等。这些联系或为因果，或为异同，或为源流等。在寻找和考察

诸如此类联系的过程中,我们既运用考据的方法,也运用评论和赏析的方法;既重外证,也重内证;既从微观以窥其奥义,也从宏观以瞄其规律;既从此前的文学传统作纵向的考察,也从同时代有关作品作横向的比较。经过了这样的综合考察以后,作品的真谛和它所属的年代自己就逐渐呈现出来。发现和掌握有关该作品的联系愈多,它的真谛愈明,系年把握也就愈大。到了我们工作后期,李白的生平经历愈来愈清楚,李白的思想脉络和创作规律也愈来愈清楚。作品也逐渐形成了若干个或大或小的系统,这时,有些诗文几乎是自己就对号入座。”“现在,李白的大部分作品,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一片散乱的孤星,而是一个个自成系统的星座。每一个星座包括若干颗星,每一颗星(至少是一、二、三等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17]

三

重读安旗先生的《李太白别传》,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除了敬佩她的学术成果,更多的是对她的研究方法的学习和思考,以及今天我们如何开拓出李白研究的新局面。

安旗先生在《李太白别传》“凡例”中指出:“本书为学术性传记。其所以取名‘别传’者,盖欲有别于两《唐书》本传及《唐才子传》(皆太简略,所传仅及传主事迹万分之一);亦有别于笔者早年所撰之《李白传》(文学小传而已,仅及太白之门庭,远未能窥其堂奥);书中关于传主生平及作品之见解,更与古今诸家多有不同。故曰‘别传’也。”^[18]“别传”的体例也是独特的,兼有年谱和传记的功能,可见她创新良多。关于这一点,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但我这里要说的是,安旗先生对前代留下来的史料,除了甄别之外,还采取一种珍重和谨慎的处理。她从来不轻易地否定或放弃这些史料。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自始至终将李白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试图从理解的角度,去阐释他的选择和选择